

古代内陆欧亚的社会形态及交通路线

——以希罗多德《历史》所记为中心

王宏谋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1)

摘 要:《历史》是希罗多德的传世名作。其内容的庞杂丰富已为世人所熟知。就其中关于内陆欧亚的记述看,早期内陆欧亚的社会形态既包含氏族部落的因素,又有城邦国家的成分。《历史》清晰地记述了古代东西交通的主要通道——草原“丝绸之路”;早期内陆欧亚社会的阶级分化状况和民俗风情。为后人展示了一幅多彩的历史画卷。从《历史》看,内陆欧亚是古代中西交通的中介;是游牧文化和习俗的发源地;是东西方文明的汇聚中心。

关键词:希罗多德;《历史》;内陆欧亚;草原丝路

中图分类号:K05,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69(2005)03—0028—05

《历史》(《希波战争史》)是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 484 年——公元前 425 年)的传世名作。该书以希波战争为主线,记述了除希腊本土外,西亚、中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等古代世界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多彩生动的历史画卷。本文试就《历史》中相关内陆欧亚的史料进行初步探析,以期了解早期内陆欧亚社会的发展状况。

一、内陆欧亚的范围界定及社会形态

内陆欧亚在地理上是以广义中亚为基础向四周不断延伸的一条地域链。广义中亚指的是东到蒙古国东境和内蒙古东部;南始伊朗和阿富汗北部、印度和巴基斯坦西部,包括新疆、甘肃河西等中国西北地区;西起里海包括狭义中亚五国;北达西伯利亚南部米努辛斯克、克拉斯诺亚尔一带。^[1]而内陆欧亚的范围是“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2]在《历史》中,希罗多德记述古“斯基泰人”沿“丝绸之路”东来,就是绕里海、咸海之北,横过欧亚草原而到达阿尔泰山地区的。尽管希罗多德常常以人种或民族来代替他沿途所经过地区的地理概念,但其描述的横贯欧亚的草原“丝路”却是极为清晰的。本文所指的内陆欧亚其中心即《历史》中所记“丝路”的延伸区域。

《历史》中记述希腊人沿丝路东来,沿途经过许多民族(或人种)的聚居地,如属于撒乌罗玛泰伊人的地区、布迪诺伊人的地区、杜撒该塔伊人的地区、玉尔卡依人的地区、秃头者地区等。究竟这些“地区”属于怎样的社会形态?是氏族部落,还是城邦国家?在《历史》中,作者往往以“部落”称之。但仔细分析,将这些民族(或人种)一律冠以部落的称呼似乎有些不妥。如作者提到的原始婚姻习俗——群婚制就是典型的氏族或早期部落的婚姻形式;而讲到花拉子模时,它又属于典型的农业城

收稿日期:2005—05—18

作者简介:王宏谋(1976—),男,甘肃灵台人,史学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邦。笔者认为,只有弄清《历史》中这些民族所处的社会形态才能更深入地探讨早期内陆欧亚的社会状况。

一般认为,部落是城邦国家产生以前存在着的一种最大的社会政治共同体。^[3]如果说,社会发展经历了群居、部落和国家三个连续发展阶段的话,那么部落显然是早期社会、更确切地说是原始社会组织系列中的一层组织。它高于氏族,接近城邦国家。而从希罗多德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本身所反映的年代看,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人类已进入阶级社会。特别是奴隶制的发展在全球已相当普遍。在一些奴隶制高度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奴隶制城邦。象遍布于爱琴海上的希腊城邦就极具代表性。希波战争与其说是国家间的争斗,倒不如说是城邦联盟之间的角逐。实际上,《历史》中希罗多德亲见之欧亚人种所处的社会形态已比部落前进了一大步。在欧亚历史上,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亚就出现了三个奴隶制国家,即巴克特利亚(大夏)、索格底安那(粟特)和花拉子模。在这些国家,奴隶制经济已相当发达。因此,简单地称之为部落是不合适的。

那么,这些民族(或人种)是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邦呢?关于城邦,也是学术界曾经激烈争论过的一个问题。就其定义,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一提起城邦,人们往往奉希腊、罗马城邦为圭臬,并认为“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4,P8]它是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具有三种结构:公民公社、城市和国家机构。”^[5]如果仅仅以此为划分城邦的标准,那么城邦的存在就只能限于古希腊、罗马了。研究表明,城邦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更具有普遍性。有人认为,一切原生的、自发形成的具有三种结构的早期奴隶制国家都应列入典型城邦的范围。^[6]项英杰先生也认为,公元前2世纪,张骞到中亚所看到的所谓“居国”,如花拉子模等,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城邦。^[7]《历史》载:布迪诺伊人“有一座木造的城市,称为盖洛诺斯。它的城墙每一面是三十斯塔迪昂长,城墙很高,而且完全是用木头修造的。……原来盖洛诺斯人的根源乃是希腊人”。(《历史》IV108,商务印书馆,1959年,王以铸译,以下引文,皆依此本)。波斯人“当他们进入布

迪诺伊人的土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座木造的城市……”(《历史》IV123)。在克里地有一个叫做欧阿克索司的城邦,它的统治者是埃铁阿尔科斯。”(《历史》IV154)。以此来看,在希腊时代,内陆欧亚就已经有城邦了。

《历史》所记欧亚之民族(或人种),往往是以绿洲为中心而形成的。但游牧在其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作为游牧民族而言,其社会组织形式在相同的历史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总之,一味称内陆欧亚的民族(或人种)为部落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它既包含氏族部落的因素,又有城邦国家的成分。

二、《历史》所记之内陆欧亚

(一)《历史》中的草原“丝绸之路”

在《历史》中,希罗多德依公元前7至6世纪时出身于今马尔马拉海普洛孔涅索斯地方的阿利司铁阿斯(Aristeas)所著的《阿里玛斯比亚》(Arimaspea 即《独目篇》),记述了一条越过中亚东去的商道。

据希罗多德转述,这条东去的商路是从顿河口的某市场出发,渡河来到“属于撒乌罗玛泰伊人(Sauromatae)的地区,他们的地区开始在麦奥提斯湖(Meaotis,今阿速海)的凹入的那个地方,向北扩展有十五天的路程”。“在他们的上方的第二个地区住着布迪诺伊人(Budini),他们居住的地方到处长着各种茂密的树木”(《历史》IV21)。“在布迪诺伊人以北,在七天的行程中间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区。过去这一片荒漠地带稍稍再向东转,住着杜撒该塔伊人(Thyssagetae),这是一个人数众多而单独存在的民族,他们是以狩猎为生的。紧接着这些人并在同一地区还住着一个叫做玉尔卡依人(Iurcae)的民族。这些人也是以狩猎为生的……越过他们居住的地方再稍稍向东,则又是斯基提亚人(Scythians,即斯基泰人)居住的地方了。他们是谋叛了王族斯基泰人之后,才来到这里的”(《历史》IV22)。从这里开始“则是粗糙的和多岩石地带了。过去很长的这一段粗糙地带,则有人居住在高山的山脚之下,这些人不分男女据说都是长着狮子鼻和巨大下颚的民族”(《历史》IV23)。“在秃头者(Argippaei)以东的地方,则我们确实知道是住着伊赛多涅斯人(Issedones)”

(《历史》IV25)。

希罗多德是完全相信这条商路的存在的。他指出,“阿利司铁阿斯一直来到了伊赛多涅斯人的土地”(《历史》IVI3),又说“直到这些秃头者所居住的地方,这一带土地以及居住在他们这边的民族,我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为在斯基泰人当中,有一些人曾到他们那里去过”(《历史》IV24)。关于这条商路的终点,即秃头者的居地,经学者考证,就是今阿尔泰山脚下。^[8]后来,大量考古资料再次证明,在希罗多德时代,沟通中西方文明交流的草原“丝路”就已经开通。

(二)《历史》中内陆欧亚的社会状况

根据《历史》,在公元前 5 世纪左右,内陆欧亚的部落(或城邦)内部已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分化。斯基泰人往往用死者的头骨来作饮器,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穷人,那么他只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来使用;但如果他是个富人,则外面包上生牛皮之后,里面还要镀上金,再把它当作杯子来使用”(《历史》IV65)。他们的国王死后,先将尸体制成木乃伊,接着用车拉着尸体遍游各族,尸体所到之处,人们“割掉他们耳朵的一部分,剃了头,绕着他们的臀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以示哀悼。埋葬时不但要杀人殉葬(一个嫔妃,一个行觞官、厨夫、厩夫、侍臣、传信官),而且还要陪葬马和其他各种初选物品和黄金盏等。一年之后,又杀五十名侍臣和五十匹马祭祀(《历史》IV71—72)。这种杀人殉葬的习俗是奴隶制经济产生时期的典型表现形式。由此证明,在希罗多德时代,内陆欧亚的奴隶制已相当发达。

为了维护这种体制,统治者往往用暴力手段来镇压被统治者的反抗。死刑便是其中的主要方式之一。行刑时,他们先把牛驾到上面堆着薪柴的车的轭上,再把要行刑者塞到薪柴的当中,缚上腿,捆上手,嘴里衔上枚,然后便点着薪柴,将牛和罪犯一同烧死。

在内陆欧亚的许多农业城邦,奴隶制经济高度发展,他们种麦子“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出售”(《历史》IV17)。他们先把谷物运往希腊的海外殖民城邦,然后以此为中介运往希腊本土。农业的高度发达,不仅是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更得

益于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如兴修水利就是一项极为有效的措施。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这类水利工程多处。其中著名的契尔门——雅布水渠便长达 200 公里。在布哈拉绿洲上,也发现了巨大的灌溉网的遗迹。^[9,P586] 研究者认为,没有国家政权,这些灌溉渠是不可能兴建的。在花拉子模,强有力的奴隶制占有国家的出现,不会晚于公元前 6 世纪。^[10] 作为典型的农业城邦,花拉子模的奴隶制发展水平在早期欧亚农业史上具有代表性。

(三)《历史》中的内陆欧亚民俗

婚姻制度及方式的变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历史》中保留了大量的婚俗资料。希罗多德说,阿伽杜尔索伊人是“乱婚的,这样他们相互之间都是兄弟,相互间既都是一家人,这样他们便不会相互嫉妒和忌恨了”(《历史》IV104)。在欧赛埃司人中,男女之间“不是夫妻同居,而是象牲畜那样地交媾。当一个妇女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便给带到每三个月集会一次的男子们那里去,而这个孩子便算做是和他最相象的那个男子的儿子”(《历史》,IV180)。群婚制是人类最初的婚姻形态。从群婚制向个体婚的转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即使在个体婚阶段,仍不可避免地保留大量的群婚制遗风。对此,《历史》的记载是比较详细的。希罗多德说,玛撒该塔伊人的习惯是“他们每个人娶一个妻子,不过他们的妻子却是随便和别人交媾的。”(《历史》I216)纳撒摩涅司人的男子第一次结婚时,在第一夜里“新娘必须按习惯和所有的来客依次性交。而每个男子在和她性交后,便把家中带来的礼物送给她”(《历史》IV172)。

希罗多德还记载了斯基泰人妻后母的习惯。司库列斯在其父死后,继承了斯基泰“王位和他父亲的那个名叫欧波伊亚的王后”。(《历史》IV78)不可否认,这些在婚姻制度转变过程中保留的遗风带有明显的落后性,但它毕竟是早期内陆欧亚社会习俗的反映。

在古代内陆欧亚,还盛行食人之风。这在《历史》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希罗多德说,“昂多罗帕哥伊人是全人类当中生活方式最野蛮的民族。他们不知道任何正义,也不遵守任何法律。……在所有这些民族当中,只有他们是以人为食的”。(《历史》IV106)当时,被食者主要有三类:老人、病人

和死人。在他们看来,吃掉老人被认为是合乎“孝”道的。在玛撒该塔伊人那里,如果有年纪非常的人的话,则他的族人将把他杀死,并炖他的肉来大张饮宴;他们认为这“是死者的最高幸福”(《历史》I216)。帕达依欧伊人“当他们的部落中任何男人或女人生病时,这个男人的最亲近的朋友们把他杀死,并被吃掉”(《历史》III99)。倘若一个人病死而未被吃掉,他们认为这是最“不幸的事情”。在伊赛多涅斯人中,当一个人的父亲死的时候,所有的亲族把羊带来,他们在“杀羊献神并切下它们的肉之后,便把他们主人的死去的父亲的肉也切下来与羊肉混在一起供大家食用”(《历史》IV26)

除婚姻和道德风俗方面的记述外,象美容、沐浴等生活习俗在《历史》中也有记述。斯基泰人将一种大麻种子撒到灼热的石子上,种子因热而冒起烟来,并放出大量的蒸气,这是最好的蒸汽浴。妇女们将柏树、杉树、乳香木在一块粗石上共同捣碎,再加上一些水,她们便用合成的这种浓稠的东西涂在全身和脸上,这样她们的身上不仅会有一种香气,而且在第二天,当她们取下这种涂敷物的时候,她们的皮肤就变得既干净,又有光泽了。(《历史》IV75)在《历史》中,类似的民俗学资料比比皆是,唾手可得。

三、从《历史》看古代内陆欧亚在历史上的地位

(一)内陆欧亚是古代中西交通的中介

内陆欧亚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古代中西交通中处于核心和枢纽的地位。在早期内陆欧亚的历史上,这里便存在着横贯亚欧大陆的交通要道。这条通道以中亚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这为中西交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历史》所记斯基泰人的东渐之路就是最早亚欧交通的历史见证。而同一时期,自东向西的交通要道也已经开拓。这在我国先秦和两汉史籍中也都有所反映。如《穆天子传》、《山海经》、《史记》、《汉书》等,兹不赘述。

中西交通道路的开拓,是中西方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西方通向欧亚内陆乃至中国的商道上,既有雅利安人迁徙的浪潮、斯基泰人的东渐足迹,又有定居者不懈的修缮和维护。象“安诺的古居民,远不是迁徙无恒的,他们已定居于村镇中,

住在日光晒成之砖所造成的房屋里面”,他们“以农业为中心,主要的谷物是小麦和大麦”,“豢养犬、马、牛、绵羊、猪等家畜”。^[11,P33]这种游牧与定居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既开拓了东西交通要道,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上古文化。

(二)内陆欧亚是游牧文化和习俗的发源地

远古的内陆欧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创造。其居民可分为游牧和定居者两部分。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马在他们的生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最早驯养马,可能是由中亚游牧人完成的”。^[12,P9]因为这里有大量“平坦的、水草丰富”的地方。这为他们豢养马匹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马在古代游牧民族中,不仅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更是重要的生活来源。他们吃马肉,喝马乳,特别是“一种发酵了的马乳”,有时,他们还用“这种发酵了的马乳制成酸乳饼”。^[13,P53]这种酸乳饼就极富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特色。希罗多德还说,内陆欧亚的游牧民族因生活于大草原中,缺乏森林,所以,寻找燃料用的木材比较困难。因此,常常以干骨为燃料。这一说引起许多学者的怀疑。麦高文说,斯基泰人“可能和现代的中亚居民一样大量利用干燥的粪块来做燃料,以取暖或烹饪”。^[14,P54]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现在,在大部分牧区,畜粪依然是他们主要的燃料。

将马驯服,先供拉曳,然后加以乘骑也是内陆欧亚游牧民族的创造。这种方式从中亚远播到世界各地后,对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问题是马匹后来更多地用于战争而不是缓解人的体力。《历史》载,斯基泰人“精于骑射之术”,而且“他们的家宅随人迁移,以畜牧为生”。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所向无敌”的主要原因。骑兵在战争中最锐利和最具杀伤力的。其影响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公元14世纪,成吉思汗的铁骑曾横扫欧亚大陆,所依仗者,乃强悍的骑兵。

(三)内陆欧亚是东西方文明的汇聚中心

丝绸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丝绸的西传在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刺激力和吸引力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与之相比。前文已及,早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这条经过中亚贯通东西的商道就已经开通。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公元前5世纪墓葬中出土的精致的丝织品和刺绣着

凤凰图案的茧绸、漆器以及“山”字纹青铜镜,“显然是中国产品”^[15]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丝绸就是从内陆欧亚往西传播的,其在南西伯利亚的影响是深远的。

《历史》虽然未能直接提供中西交往的具体细节,但其所反映的宏大历史背景和大量历史遗存已充分证明了中西文明在内陆欧亚的汇聚过程。在古波斯帝国和希腊化时期,大量的西方文化借助中亚人民传至远东。阿卡美尼德帝国时,中亚与欧洲的联系已是非常频繁。居鲁士二世时,帝国的版图东达帕米尔高原,西到地中海,南到印度洋,北到咸海,中亚的广大地区被囊括其中。中西交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在内陆欧亚这条地域链上,中西交往从纵、横两面不断延伸和拓展。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了内陆欧亚文化的中西交流、碰撞的特色。象犍陀罗艺术这种新的佛教艺术便具有欧洲(希腊)文化与亚洲(中亚)文化相结合的特点。犍陀罗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对我国古代艺术的影响深远。

希罗多德不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更是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民俗学家。他不但到过发达的古希腊、波斯和古埃及等文明中心地区,而且到过文明的边缘地区。《历史》所记大多是他“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尽管有些记载还欠考究,难以令人完全信服,但他关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斯基泰地区的报道,“几乎是关于公元前第五世纪俄罗斯南部的唯一历史文献”,^[16,P24]而“现今南俄罗斯墓冢的发掘已证明这些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17,P26]如果说,《历史》是一部包含丰富内容的“百科全书”的话,那么其中对内陆欧亚的记述则

更象一幅幅多彩的历史、民俗画卷。它为我们展示了早期内陆欧亚社会的全景图,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研究史料。

参考文献:

- [1]马曼丽. 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 [2]余太山主编.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出版说明. 参见[英]H. 裕尔撰,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 [3](法)莫戈德利埃. 部落的概念[J]. 民族译丛,1984,(4)
- [4]顾准. 希腊城邦制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5][6]王阎森. 城邦问题刍论[J]. 历史教学问题,1983,(6)
- [7]远方. 关于世界古代城邦的几个问题[J]. 世界历史,1982(4).
- [8]马雍,王炳华. 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路[A]. 载张志尧. 草原丝路与中亚文明[C].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 [9](苏)阿甫基耶夫著,王以铸译. 古代东方史[M]. 北京:三联书店,1956
- [10](苏)阿尔茨霍夫斯基著,楼宇栋等译. 考古学通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 [11][13][14]麦高文. 中亚古国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2]王治来. 中亚史纲[M].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 [15]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巴泽雷克冢墓条.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 [16][17](苏)彼德纳尔斯基著,梁昭锡译. 古代的地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